

今朝風日好

董 橋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今朝風日好

帶着你的信和那本 *Modern British Bookplates*，Terrence 上星期果然來了。他說只能停留一個晚上再轉飛曼谷公幹。正好是亮麗的星期天，中午我帶他去喝茶吃廣東點心，下午來我家看他想看的文玩和字畫，也讓我看了他許多藏品的彩色照片。天黑了我們在中環吃了晚飯他說他沒興趣觀賞香港的夜市夜景，情願再回我家喝咖啡接着看我的那些老東西。你說得對，他真是一位非常古典的英國人，四十剛出頭博覽的群書比八十歲的老頭還多，怎麼看都不像一個在金融界討生活的人，怪不得他抱怨父業的拖累和父蔭的庇佑往往害他錯過了月亮又撿不到六個便士：「人都成了酸甜咕嚕肉了！」他說。

你說他父親有點像毛姆小說 ‘The Round Dozen’ 裏的 Edwin St Clair。我想像他們家一定也在 Leinster Square 那樣大的宅院：客廳裏整齊齊全套傢具都鋪上幾塊絲綉錦緞，玻璃大櫃裏陳列 Dresden 瓷器，飯廳厚厚的土耳其地毯踩在腳下像踩着一朵朵青雲，桃木餐具櫃子裏亮着名貴的銀器，牆上幾幅肅穆的老油畫全是博物館美術館的遺珠，古奧的人物古秀的山鄉古雅的畫框顧不了 William Thackeray 的嘲諷了。你說泰倫斯寫了兩部小說擱了三年還找不到出版社給他出版，我想像他的書桌上也一定長年擺着兩部書，一部是《聖經》一部是《惠特克年鑑》，那是 Anthony Trollope 說的 “the two most useful books to a novelist were the Bible and Whitaker’s Almanack.”。

泰倫斯聽我說完小說裏這段《聖經》和《年鑑》笑得好高興。他不喜歡 Anthony

Trollope 的 Barsetshire 系列小說，說這位十九世紀在英國郵政局做了幾十年公務員的作家只有一項大成就：他在英國各地遍設郵筒！我們說起老派人寫的老派書，泰倫斯最敬重的是哲學家 A. J. Ayer：「在英國，真能駕馭英文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艾爾一個是羅素。他們的哲學我興趣不大；我喜歡揣摩他們的英文。」他說他父親跟羅素相識，他小時候見過羅素一兩次，乾巴巴的老頭嘴裏彷彿含着一枚橄欖。他也聽過艾爾演講，講話比不上文章清爽。

我原以為我迷戀古董盒子已經迷得夠癡了，這回發現泰倫斯迷得比我更癡。光是嵌螺鈿百寶的明清提盒印匣都十幾件，加上轎箱香盒圓的方的總共六七十件，照片中看到的十幾二十件件件標致：「那裏頭三十幾件是我父親留下來的，我自己這十年裏收的其實都沒有當年他收的好！」他們家那件盛放菜餚果品的圓木盒子很少見，是沈周〈盒子會辭〉裏說的

「盒」嗎？《板橋雜記》寫南京妓女上元節玩「盒子會」的盒子沒寫出款式來。他早年在紐約和三藩市找到的六七件明代剔紅剔犀漆盒看照片看得出他雅緣不淺。他說他的雕漆知識都是你替他找資料慢慢教他的，有些中文著錄尤其靠你替他口頭翻譯解說。我不知道《儒林外史》有英譯本，泰倫斯說他讀了這本書才明白「盒子」是「禮品」的意思，害我深夜翻《外史》翻了老半天才找到周先生那段奉承人家的話，說他圖的是「逢時遇節他家多送兩個盒子」！我猜泰倫斯「禮品」之說是這樣來的。其實《警世通言》一類的老小說裏說「盒子」說的往往也是禮品。

難得一個完全不懂中文的英國人這樣傾心中國古玩。我的老朋友 Derek 不算，他在劍橋修讀中文，又去台灣和北京進修過一段時日，不太深的文言文都讀得懂，又會畫畫，喜

歡中國老東西一點不奇怪。你在倫敦見過的 Leonora 更不算，她不諳中文卻泡在她叔叔的古玩店裏泡久了，過目過手的中國舊玩藝兒不少，天生又愛美，品味好極了，明清文人清玩她分得出雅俗。泰倫斯倒是全憑直覺判斷中國文玩字畫裏的文化氣息，絕不談理論，他說反正「藝術不必言詮」。

看過我家那麼多中國畫你猜他最喜歡誰的作品？豐子愷。我的豐子愷不多，一幅立軸《春日雙蝶》他看了又看說是平淡樸實的教人「想家」。一把扇子畫一家人家在家門前掃地備茶題上「今朝風日好，或恐有人來」，他靜靜看了好久眼眶裏泛起薄薄一層淚影說這位豐先生的畫帶着「傳教士的愛心」！我聽了一愣告訴他說豐子愷年輕的時候真的皈依過佛門。臨走，泰倫斯約我到倫敦看他的藏品，橫豎我放假，過了中秋節會在歐洲，回程一定去看你，看他。



比爾茲利《亞瑟王之死》插圖

目 錄

- | | |
|----|----------------|
| 1 | 今朝風日好 |
| 11 | 最後，迷的是裝幀 |
| 17 | 我的初版〇〇七 |
| 23 | 再見 Rackham |
| 29 | 限印版《七智柱》 |
| 35 | 追念 J.S.P. 的書房 |
| 41 | 畫《魯拜集》的人 |
| 47 | 又一部《伊利亞隨筆》，多好！ |
| 53 | 邱吉爾的背影 |
| 59 | 比爾茲利漫憶 |
| 65 | 紙月亮 |
| 70 | 野草莓 |
| 75 | 橄欖奏鳴曲 |
| 80 | 羅馬一敘 |

86	倫敦書坊記事
91	沉香記
97	濟慈的歡愉
103	莎翁左傾的慾望
108	那時候我們愛讀一點詩
113	灣仔從前有個愛蓮樹
118	文人書信
124	門前兩株白果樹
129	楠木好看
135	閏年黃楊
157	瓷簪之夜
163	濱虹草堂
169	醉紅的懸念
174	釵筒憶語
180	董糖的滋味
185	胡適的牽掛
191	又見史湘雲
196	一生至友

201	記得李先生
206	紫銅羅漢
212	青燈佛影
218	愛榴室
224	龔夫人之戀
229	老吳的瞎話
234	劉文指要
239	大林小記
244	畫裏郁風
250	情願她是李清照
256	楔子的跋語

插圖目錄

- 141 彼得潘書中 Arthur Rackham 畫的插圖
- 142 《伊利亞隨筆》 Charles Brock 畫的舊書店
- 143 Sybil Tawse 畫《伊利亞隨筆》的〈情人節〉
- 144 英譯《魯拜集》之 Edmund Dulac 彩圖
- 145 溥心畬《秋葉荷影》
- 146 張大千《媚水荷花粉未乾》
- 147 豐子愷今朝風日好成扇
- 148 馮文鳳七言對聯
- 149 臺靜農為莊慕陵八十生日寫墨梅
- 150 清代黃楊木花鳥筆筒
- 151 清代竹雕祝嘏圖釵筒
- 152 明代紫銅羅漢坐像
- 153 明代銅鑲金釋迦像
- 154 晚明剔紅菊黃蟹肥香盒
- 155 晚明剔紅望月圖小香盒
- 156 清初沉香木雕山水對杯

最後，迷的是裝幀

從前，我買過兩本彼得兔盈掌小書，淡淡的水彩插圖畫得真漂亮。女作家 Beatrix Potter 會寫又會畫，一八六六年生，一九四三年死，天生聰明，家道又豐沛，沒有上過學堂，家教輔導下讀書畫畫，一八九三年寫給她的褓姆的小兒子 Noel 的信說她不知道這封信該寫些什麼，只好講四隻小兔子的故事了：“My dear Noel, I don't know what to write to you so I shall tell you a story about four little rabbits . . .”從此，*The Tale of Peter Rabbit* 一小本一小本出版，紅透全世界英文讀書界。她在湖區經營的莊園成了六本彼得兔和十幾本動物故事的背景。

不是在英文世界裏度過童年不熟悉英文兒童文學。七十年代我常常在倫敦幾家相熟

的舊書店翻看兒童書，彼得兔之後是 Lewis Carroll 的艾麗思，是 J.M. Barrie 的彼得潘，是 Kenneth Graham 的 *The Wind in the Willows*，是 Hugh Lofting 的 *The Story of Doctor Dolittle*，是 A. A. Milne 的小熊溫尼。插圖漂亮的我都買一兩本玩玩，Arthur Rackham 畫的艾麗思和彼得潘買不起精裝買平裝；泡特畫的彼得兔那時候也還不那麼貴，還有 Ernest Shepard 的小熊溫尼線條畫。Baldur 書店後門外斜坡上那幾株樹老闆巴頓先生說是冷杉樹，泡特給諾埃爾的信上講明彼得兔跟兔媽媽住在冷杉樹根裏：「我從小夢想自己睡在那樣一處沾着泥香的地方！」我的書商朋友一臉稚氣。

泥土的芳香留在人人心中留到老。巴頓說艾麗思偷看姐姐讀的書發現書上沒有插圖沒有對話：“...and what is the use of a book without pictures or conversations?” 她說。巴頓從此一生

喜歡有插圖有對白的書。天氣熱得艾麗思想睡，採雛菊編花環又太費手腳了：“suddenly a White Rabbit with pink eyes ran close by her”。巴頓從此一生喜歡小白兔、小樹林，彼得兔不說，彼得潘肯辛頓公園裏的小精靈也都在樹叢裏出沒，他樂透了。

一九七六年，給小熊溫尼畫插圖的畫家 Ernest Shepard 去世了，那年剛巧是小熊溫尼五十歲生日，舊書專家朋友威爾遜在 The Book Bay 買了一批兒童文學，送了我一本第六次印刷的小熊溫尼故事書 *When We Were Very Young*：「但願你喜歡舍巴特的插圖，」他說。

「我常常在想，沒有這些插圖，米爾恩的書會那麼紅嗎？難怪舍巴特晚年一提起小熊溫尼總是悻悻然說“that silly old bear”！」那天，我請他跟我的老朋友李儂 Leonora 在羅素廣場一家小餐館吃午飯。那天，李儂跟威爾遜買了四張小熊溫尼插圖複製本，小小四張畫分開四格

鑲在一個小鏡框裏，寫明是 *The House At Pooh Corner* 的插圖。那一陣子威爾遜剛給李儂陸續找到舍巴特的兩本自傳，一九五七年的 *Drawn from Memory* 和一九六二年的 *Drawn from Life*。

「小熊溫尼圖文結緣結得那麼好，原作者米爾恩跟畫插圖的舍巴特竟然不是深交的朋友！」李儂深邃的眼神蕩起一絲迷惘。

是 E. V. Lucas 推薦舍巴特替米爾恩的詩文畫插圖，聽說米爾恩起初不同意，嫌舍巴特是個“perfectly hopeless”的畫家，後來畫開了慢慢看出畫裏的線條的確老練，還說他將來死了要請舍巴特裝飾墓碑！E. V. Lucas 是書蟲，他編的藍姆兄妹書信集我迷藍姆的時期讀了；他的自傳 *Reading, Writing and Remembering* 也很好看。他學問博雜，在 Brighton 一家書店做事讀書讀得淵博了，下筆快，著述多，編書也多，在《笨拙週刊》*Punch* 做過幾年編輯。